

## 【姬屋藏郊】灰姑娘（但是新编）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8878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88788>.

Rating:	<a href="#">Teen And Up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屋藏郊, 发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 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8 Words: 4,785 Chapters: 1/1

## 【姬屋藏郊】灰姑娘（但是新编）

by [yuyu1226](#)

### Summary

童话au 之前在微博开的脑洞  
玩一下玉足梗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国度叫做西岐国，那里土地肥沃，人民擅长耕种。西岐国的国王名叫姬昌，他心地善良，热爱四处游历，一共有99个儿子，其中不乏他出门在外好心收养回来的，也多亏王室风气优良，这99个儿子彼此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总之就是一个团结友爱的王族，引领着一群勤劳朴实的人民，四海之内，无不传为佳话。

西岐国里有一户特殊的人家，父亲叫做殷寿，是一个富商，妻子早逝，只留下一个名为殷郊的儿子同殷寿相依为命。殷郊虽然年幼丧母，但性格开朗，天真可爱，很少自怨自艾，因此也顺顺当当地长大了。在殷郊14岁的这一年，殷寿要出远门去做生意，目的地正是北方的冀州城，临走前，殷寿问自己亲爱的儿子：“儿子，你想要爸爸给你带什么礼物回来呢？”

“父亲，”殷郊笑着回答道，“您注意安全，好好地回来，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啦！”

殷寿摇头：“这是自然，只是冀州风土人情与西岐大不相同，你当真不好奇么？”

殷郊想了想，看向客厅内漂亮的武器架——殷寿年轻时，热爱收集武器，研习剑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殷郊：“父亲，那么就请您把在冀州见到的第一把剑带回来给我吧！”

殷寿很满意，点点头坐上马车离开了。殷郊目送着父亲离开，开始寂寞地掰着手指头，等着父亲回来——家里除了他，就只剩下负责洒扫的女仆，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说起来也巧，这天殷郊正趴在窗台上，无聊地数着窗外树枝上有多少嫩芽：“1.2.3……诶呀！”数着数着，他突然发现，自家的窗台下，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站了个人，还在盯着他看，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诶，”楼下站着的人冲他喊，“你叫什么名字，在干什么呢？我看你很久了！”

殷郊很谨慎，父亲说过，不要随意同陌生人说话，于是他略微后退，手也紧紧抓着窗帘：“你是谁？”

“我？”楼下的人回答道，“只是路过的，看你在发呆，什么东西那么好看啊？你别紧张，我看咱俩年纪应该差不多大。”

殷郊认真打量了一下，确认对方确实是个少年人的样子，这才稍微放下心来：“我叫殷郊，

是这户主人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

“殷郊，”楼下的少年思索片刻，“好像听我父亲提起过，你的父亲去冀州城了，是不是？”

“嗯，”殷郊点头，把窗户略微推开一点，方便说话，“所以我刚才什么也没看，只是太无聊了，在数树叶罢了。”

楼下的少年脸上展出一个真诚的笑容：“原来是这样——那你和我一起玩儿，不就行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殷郊撇撇嘴，“怎么跟你一起玩儿？”

“哦！我的错，”少年一拍脑门，“我叫姬发，是国王的二儿子！”

殷郊觉得头晕晕的：“什么？王室成员，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出来呢？”

姬发笑嘻嘻：“跟你一样，我也觉得无聊，就偷跑出来玩儿——我父王也不在宫里，兄长一个人要管98个弟弟，我消失一会儿，也不会被发现。所以要不要下来一起玩儿？”

“嗯……”殷郊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危险，于是眉开眼笑道：“好，你等我一下！”说着噔噔噔跑下楼，推开门走了出来。

“咱们走吧？”殷郊跑到姬发身边，身上带着牛奶的香气，“去哪里呀？”

“你想去哪儿？”姬发看着对方圆溜溜像小狗一样的眼睛，真诚道，“要不要坐我的马？”

多亏了姬发，在殷寿出远门未归的这段日子里，殷郊终于不再是一个孤单寂寞，只能数树叶玩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姬发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精力，带着殷郊到处跑，一会儿是天还没亮就来拿小石头砸人窗子，说要带人去看日出，一会儿又是骑马载着人去看日落，去瀑布玩水，去草坪上数星星，去爬树摸鸟蛋，下河抓小鱼……总之是丰富多彩，每天都不重样。殷郊虽然有点累，但也玩得很开心，自从母亲去世后，殷寿性格越发沉闷，已经许久不曾带殷郊出过门了。

但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久，殷寿就要回来了，他对殷郊管得严，大抵是不允许殷郊和一个王室成员这样上山下海地胡闹的，于是这天傍晚，殷郊依依不舍地和姬发告别：“明天我就不能出来玩儿了，我爸爸回来了。”

“哦，”听殷郊吐槽过家庭环境的姬发理解地点点头，“过几天我父王也要回来了，到时候估计我也没时间到处乱跑了……”见殷郊皱着眉头不高兴的样子，他慌乱地安慰起来，“没关系，咱们不都还在西岐国吗，一定会再见面的。”

殷郊总是很好哄，姬发认认真真地劝了一阵子，殷郊也就不难过了，他抹抹眼泪，和姬发约定好：“那你还要来找我！”

“当然，”姬发郑重点头，“我们王室从来不骗人！”

殷寿回来了，带回来一个名叫妲己的女人，也履行承诺带回来一把锋利漂亮的剑，他说这叫鬼侯剑，出自冀州最好的铸剑师之手。殷郊开开心心地收下父亲的礼物，然后抱着剑，小心翼翼地打量站在父亲身后的妲己——非常年轻，也非常美丽，殷郊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点危险。

妲己是殷寿在冀州城认识的，说是父母双亡，作为独女，继承了家中的全部财产，并且对高大帅气的殷寿一见钟情。送上门的财富不要白不要，作为商人，殷寿很轻易地就算清楚了利害关系，开开心心地就把妲己娶回了家。

这件事对殷寿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对殷郊来说就不是了——都是年幼丧母，殷郊和妲己就像两只小动物，安全感不足，领地意识过强，因此常常发生一些矛盾。殷郊不太能接受和自己相依为命的父亲突然对除母亲以外的人浓情蜜意，妲己也不太乐意在和殷寿亲近的时候，还要关注殷郊的感受，于是两个人暗戳戳结下了梁子，见面打个招呼，也都是不冷不热的。

殷寿是合格的商人，永远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虽然知道儿子和妲己互相看不顺眼，也从来没干涉过，甚至明里暗里都更偏向年轻的妻子，这样就让殷郊的日子渐渐难过起来。

譬如，本来在家里干得好好的洒扫女仆，因为妲己觉得太碍眼，已经被赶出家门，殷郊早上起来看着乱成一团的家里，和不问世事的父亲以及继母，不得不放下身段，弯下腰开始收拾，结果因为从小没做过这些事，一次两次地不小心打湿地毯、摔碎花瓶，为此得到父亲的责骂；又譬如，因为懒得看见父亲和继母在客厅亲热，殷郊便离开温暖的壁炉，跑去厨房跟厨娘学习做饭，结果又因为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也做不好，只能顶着花猫一样的脸，烧起了灶火。

就这样，殷郊从富家小少爷，慢慢变成了笨手笨脚的“灰姑娘”。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

糟糕的是，殷寿自从有了新的妻子，对殷郊的关心就越来越少，殷郊本来就没有什么玩伴，姬发没空来找他，父亲也很少理他，他就越发只能孤孤单单地自己陪自己玩儿，到最后竟然养成了跟动物说话的习惯，譬如看到路边树上卡着一只猫，他会一边施救，一边碎碎念：“小猫咪，你是卡住了吗？”

当然姬发也是不让在家里养动物的，殷郊救下了猫没法养，只好托付给偶尔出王宫来找他的姬发。

就这样悲惨地过了很久，等到殷郊17岁的那一年，王宫里传来消息，说西岐国的二王子要举办盛大的舞会，全城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届时，王子将在舞会上选出心仪的伴侣。

二王子？殷郊竖起耳朵听父亲透露的消息，二王子不是姬发吗？他要举办舞会？这下可戳中了殷郊的心事——其实他一直都在暗恋姬发，但是没敢说——毕竟姬发是一位彬彬有礼、细心温柔、英俊潇洒的王子，路过的少女都要多看两眼的那种，而殷郊则是一个被父亲忽视，被继母排挤的普通男孩。性别倒不是问题，毕竟西岐国人民心地善良，对同性也很祝福，但是身份的悬殊确实有些大，比如现在，殷郊翻了翻衣柜，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出一身合适的晚礼服。

舞会即将开始，殷郊没有自己缝制衣服的手艺，也不好意思向父亲求助——其实他有尝试过，结果得到了父亲的敷衍，大意是你也想进入王室云云，要他不要再做梦。

好吧，被父亲训惯了的殷郊提不起精神反抗，只能在舞会那天目送着全城的年轻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往王宫去，甚至连他的父亲和继母也去看热闹了，独留他孤孤单单地在家。夜晚降临，城堡的方向传来欢声笑语，殷郊趴在窗台孤孤单单地听——连猫也没有一只，好像今晚城堡是一块吸铁石，吸走了全城所有生物的注意力一样。寂寞与无助击败了殷郊，他想象着城堡里发生的一切，再想想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忍不住眼圈一红，马上就要落泪了。

奇迹就在这一秒发生，就在殷郊要掉眼泪的下一秒，他一直悬挂在房内的鬼侯剑，突然开始散发幽幽的蓝光。殷郊被光源吸引了注意，很惊奇地揉了揉眼睛，再一看，光源凝成了一个点，慢慢地伸展开四肢，化作一个小小的、蓝色的人形。

“你好，”那个小蓝人说话了，“我是鬼侯剑的剑灵，或许你不知道我，但是我已经偷偷观察你很久了。”

“你好，”殷郊有点害怕，但还是礼貌地回应道，“请问你为什么突然现身呢？”

剑灵在空中转了个圈，语气轻快地回答道：“当然是来帮你的——你平常救下的猫猫狗狗小鸟小花，他们都很感谢你，跟我说，你想去参加王宫里的舞会，要我帮你一把呢。”

“真的吗？”殷郊上前一步，也不害怕了，眼睛亮亮的，“你真的可以帮我吗？”

“当然！”剑灵点点头，伸出小短胳膊，随手往殷郊身上一指，一道白光闪过，殷郊身上的衣服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变成一套非常精美的华服，“这不就行了！去吧！马车已经在外面等你了！”

殷郊惊喜地看看自己身上的新衣服，非常高兴：“谢谢你！那我出门了！”

“不对——等等！”剑灵大喊着，“仙法会在午夜12点失效，你必须赶在那时候之前回来！”

“知道了！”殷郊跳上南瓜变化成的马车，“我会记得的！”

满怀兴奋的殷郊坐上马车来到王宫，漂亮的脸蛋被华服衬托得越发艳丽动人，他一走进门，就吸引了二王子的注意。

“殷郊！”姬发跑上来迎接他，“等你很久啦！”

“等我？”殷郊傻乎乎地问，“为什么要等我？”

姬发这才发现自己因为太开心而说漏了嘴，连忙找补：“我是说——我还以为你不来呢！不管了，总之，”他摆出邀请的手势，彬彬有礼，英俊动人，“你愿意和我跳舞吗？”

“当然！”殷郊笑弯了眼睛，“非常愿意。”

姬发牵着殷郊的手滑入舞池，乐师们眼尖地注意到了这边，开始演奏起一曲浪漫的舞曲——这是王子殿下今晚第一次邀请人跳舞，他们必须重视一下，说不定王子殿下牵着的这位美人，就是未来的王妃呢！

在乐师们不遗余力的演奏下，姬发领着殷郊跳了一支又一支的舞蹈，殷郊完全沉醉其中，几乎要忘记了剑灵的嘱托，直到巨大的时钟响起危险的“铛铛”声，殷郊这才如梦初醒，他

慌乱地推开姬发，忙不迭地往王宫外跑。

姬发见状，立刻就要去追，可是殷郊拔腿跑得飞快，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很快就只剩下个背影，姬发追逐无果，只在宫殿前捡到殷郊遗落的一只鞋子。

第二日，王宫便发出告示，要寻找昨晚和二王子跳舞的男孩。一开始，王室的告示十分客气，只大概描述了一下男孩的长相，结果一日之内，来了上百号人，纷纷号称自己就是那个男孩，自信满满地在王宫大门前排队。

“这里面有你要找的人吗？”伯邑考问自己的弟弟，“你看看？”

姬发从窗台处往下俯瞰了一眼，兴致缺缺：“没有。”

“可是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伯邑考愁眉苦脸，“怎么让他们回去呢？”

姬发指一指殷郊的鞋子：“让他们都去试。”

伯邑考“啊？”了一声，很是疑惑：“那要是能穿上的呢？”

“不可能，”姬发摆摆手，“这个身高，这个鞋码的男孩，我敢肯定，全城也只有一个。”

事实果然如姬发所料，来了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能穿上那只鞋子。

第二天，王室决定不再拐弯抹角，直接来到殷家，敲门说要找殷郊。

“是有什么事呢？”姬己问道，“他正在楼上，如同往常一样，眺望远方。”

“他就是我们的二王子要找的那个男孩，”传令官礼貌道，“请让我们见他一面，我们带来了王室的礼物。”

姬己看了这些人一眼，懒洋洋让开一条路：“请……”

“不行！”殷寿的声音从暗处响起，他从楼梯上走下来，“想要娶走我的儿子，得拿出诚意来。”

殷寿依然是个合格的商人，他在这件事上嗅到了财富的气息，决心好好敲诈王室一笔。

“王室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传令官保持着礼貌，“都是按照惯例来的，您请放心。”

“不够，不够，”殷寿假笑，“你们带来的宝贝不足以让我开心，要带走我的宝贝儿子，这些还不够。”说着，他列出一条长长的清单，上面囊括了天下的奇珍异宝，传令官面无表情地听着，鞠了个躬：“我们会回去复命的，辛苦您了。”

殷郊在楼梯上听到了一切，他觉得自己要出离愤怒了——父亲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从他十四岁开始就不太管他的父亲，现在居然又把他当筹码。

“父亲！”殷郊愤怒地喊，“您不能这样，我——”

“你什么？”被挑战了父权，殷寿很是愤怒，他没想到这个一贯听话的儿子，居然敢来反驳他，还是在外人面前，“回房间去！”

“我不！”殷郊鼓起勇气，“除非您收回您无理的要求，我不是您的筹码！”

殷寿皱眉吼他：“你是我的儿子，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回房间！我是不是太久没有管过你了？”说完，他像怕丢脸似的，向王室的人下达逐客令，“回去吧！这是家事！”

王室的人礼貌地离开了，殷郊又气又急，却别无办法，只能把门一摔，躲进房间里哭。

太阳渐渐下山，殷郊趴在窗台上，眼睛都哭肿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是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咚！”清脆的一声响，打断了殷郊的沉思，他眼前一亮，推开窗往下望去——姬发果然在楼下站着，一脸担心：“你怎么样？我都听说了。”

“你回去吧！”殷郊委屈道，“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我不配同你在一起！”

“什么话！”姬发着急道，“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这怎么能一样？”

“可是……”殷郊犹豫道，“你真的不介意吗？”

“当然！”姬发坚定极了，“我的舞会为你而办，除了你，我不会娶任何人！”

殷郊看着姬发坚定的神色，泪痕没干的脸上终于挂上一丝笑意：“那你等我一下！”说着，他抽出悬挂已久的鬼侯剑，手腕一转，锋利的剑刃轻轻松松就砍断了窗户的护栏。

就像鸟儿出笼，殷郊纵身一跃，轻巧地就从二楼跳下来，借着窗台缓冲一下，稳稳落到姬发怀里。

姬发一把接住义无反顾跳下来的人，借着月光帮人擦干脸上的眼泪：“眼睛都肿了……你真的决定好了跟我走？”

“当然，”殷郊回头看一眼束缚自己已久的阁楼，笑道，“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从那扇窗户里逃出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故事的结尾，就如同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姬发与殷郊在城堡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姬发最终还是把岳父要求的礼物寄给了殷家，据他所说，这不是为了别的，单纯是为了让老丈人从此闭上嘴，远离他们的生活。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